

郭敬明，寂寞的王

原创 蔡菜 冷罐 沙漏狗shallowdog 2021-01-03 15:46

很多年以后，我站在竖立着一块炼洄石的海岸，面朝大海，面朝我的王国，面朝臣服于我的子民，面朝凡世起伏的喧嚣，面朝天空的霞雪鸟，泪流满面。

——《幻城》

很多年以后，郭敬明站在静安区豪宅的大玻璃窗前，面朝上海霓虹闪耀的夜空，面朝最世文化的遗骸，面朝小时代的喧嚣，面朝四面楚歌的娱乐圈疆土，泪流满面。

这是独属于郭敬明的寂寞，一种功成名遂后的脆弱，一种嗜血狂宴后的柔软。他带着厌倦和疲惫俯瞰着无人交接的王国，耳旁吹来边境之外的喧嚣。听，那些把郭敬明和于正并置讨论的媒体又在妄议着什么，他们从未意识到自己的唐突。

想要接近郭氏寂寞的边缘，请把自己带入《爵迹》里魂力强大的王爵、或者《小时代》里极尽豪奢的宫铭，作为独一无二的存在，被无可匹敌的命运玩弄着，在“浩瀚的宇宙里，漫天飘洒的宇宙尘埃和星河光尘，自己是比这些还要渺小的存在”。

但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王，因为你不相信，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王。

王の美学

郭敬明从小便与常人不同。

他成绩优异，初中就读于当地重点中学，不爱与同学说话，常常一个人望着窗外。

即使在深冬，郭敬明也不穿臃肿的羽绒服，他钟意围巾，纯白色，刚刚能披到膝盖以下，风一来，轻轻地飘摇。90年代的自贡人民，尚不懂他的审美，初中化学老师刘晓用“打眼”，来形容这个谜一般的少年。

这张新概念奖的颁奖照片是网络上最古早的敬明记忆

2010年，郭敬明路过上海静安区武定路时，突然对着司机，喊了一声“停”。

眼前是一座著名的大宅，古朴的奢华轻声低诉往日的荣耀，有传言，这是汪精卫四姨太的私人别墅。

他咨询了价格，5000万，然后要了三栋。

这栋别墅尽情绽放着郭氏审美：50万一盏的红宝石水晶吊灯会把他的淡金色头发笼上一层光晕，FENDI地毯柔软到吃掉一切脚步

声，榉木地板上手工雕刻着繁复的巴洛克花纹，对了 —— 和《小时代》里的宫铭一样 —— 郭敬明用一整面墙来摆放自己喜欢的杯子……

—— 少年已经成了王，他的王国叫“最世文化”。

他就像十九世纪最后的欧洲贵族，在最隐秘的地点举办最奢华的沙龙，用最夸张也最真诚的口吻称赞每一位客人。但并不是谁都有资格拿到派对的入场券 —— 每年，只有销量前五名的作者可以参加最世文化的年会。

是的，王的国阶级森严，凡人不可踏足。王偏爱亚欧混血感帅哥，或台湾花美男，他用这两种人构建出男色的鎏金宇宙：其门槛是简溪，天花板是凤小岳，吴亦凡、汪铎、杜天皓、李治廷等人按颜值依次排队，不能有半分僭越。

天花板：凤小岳

第一梯队：吴亦凡、汪铎

第二梯队：杜天皓、李治廷

简溪独占入门门槛

对阶级、支配的极度痴迷肆意地表现在他的作品里：

《小时代》中，顾里站在财富金字塔的顶端，睥睨着她的三个姐妹；

《爵迹》中，王爵和使徒从一度排到七度，他们用身体签下契约，使徒必须誓死追随王爵。

《晴雅集》中，式神与阴阳师的关系就是国风版的使徒与王爵，鹤守月是忠行的式神、博雅是晴明的式神、鹤守月是守护芳月的人、忠行是守护晴明的人、芳月是守护祸蛇的人……这场支配与被支配、守护与被守护关系的交叉传染何其动人。

支配，与被支配。这就是郭式美学人物情感的核心。王爵和使徒/阴阳师和式神，正是郭敬明所最擅长塑造的爱情权力关系的原型。人和人之间的缔连被上下分明的权力关系、与生俱来的使命以及不惜以生命为代价的抵死相随紧紧锁在一起。

绝对服从、没有犹疑、永不后悔，爱一个人就必须如此。郭敬明对人情感的微妙浮动和暧昧空间不感兴趣也无意挖掘，他痴迷于静态的图像、不变的忠贞和亘古的爱恨。如果用某个图像去形容郭敬明的爱欲美学，那一定是一座幽闭、坚固、冰冷，且无比华丽的宫殿。

王爱极了这种绝望的美。

郭敬明喜欢用疼痛和残损来证明这爱之坚固：《冷血狂宴》中，林允被生生削去一条手臂，但为了等麒零回来，换了一条胳膊继续放血；《晴雅集》中，博雅为了唤醒朱雀，以血沐浴石像，然后晕死过去；还有伪现实题材的《小时代》，唐宛如在时代姐妹花的撕逼中，被玻璃划伤脸庞。

只有极致的疼痛和极致的服从，才配得上作为爱存在过的证据。麒零守护他的王爵银尘，银尘守护他的王爵吉尔伽美什，在最暗黑的舞台上，他们上演着最撕心裂肺的 SM 套娃——《爵迹》的本质，正是对精神 SM 的盛大讴歌，一切因果，不过是“主人的命令罢了”。

“王”，就是“主人”最庄严的名字。

王の战争

17岁，郭敬明从自贡第一次来到上海，来到他一生的魂牵梦绕之地。

请在这首 BGM 中阅读下面的文章

上海像一个流光溢彩的玻璃球，映在敬明墨黑的瞳孔里：“庞大的。旋转的。光亮的。迷幻的。冷漠的。生硬的。时尚的。藐视一切的——上海。”

王征服上海的每一步，都是一场鲜血淋漓的冷血狂宴。

《小时代》有序言在先：“我们的生活，就像是一场接着一场的大爆炸，比任何好莱坞的动作片都精彩。血肉横飞，支离破碎，魂魄被炸到天上去胡乱飘着，孤魂野鬼，千秋万岁。”

21岁生日那天，他休学创业，成立了《岛》工作室，两年之后，他就过上了“身背LV，手捧星巴克咖啡，在恒隆广场里穿梭”的体面生活。

成立最世文化、挖掘新人、写《小时代》、写《爵迹》、拍电影……他总是能精准把握时代的脉搏，然后用尽全身的力量，一脚踏上去。

“你可以去学懂社会的规则，然后去玩死他们。”——王说这句话的时候，天真无邪的精致面庞之下，目光像是被大雪包裹下的森林一样，天寒地冻。


“我进影坛一定像我进文坛一样，震死他们！”彼时的王，年轻气盛，杀气腾腾，目之所及，莫非王土。

2013年12月14日，王听到了那声最嘹亮的胜利号角——南方周末授予郭敬明“中国梦践行者”称号。他放下《小时代3》的拍摄，从罗马千里迢迢地回到上海领奖，特意调侃主办方：“我心里一直觉得南方系心中的少年英雄是另一位，而我正好是他的反面，但今天没想到是我...”

一切都在2016年戛然而止。

那一年，独孤求败的王，一定从呼啸而过的风中嗅到过一丝不安的气息。

坍塌是从王国的中心开始的：图书市场大幅萎缩，《最小小说》挣扎了几个月之后终于停刊，投资两亿的《爵迹》票房大败。

面对王国的陷落，王的如泣如诉犹萦在耳：“是不是只有我死了，你们才会停止骂《爵迹》。”

自那以后，王的角色陡然转变，他总是低声地说出那句看似虚弱，但让对方无法反驳的话：“你可以继续不喜欢你不喜欢的东西，但请允许他的存在。”“尔导我不是那个意思.....”“不要因为我而不喜欢伦哥，伦哥是无辜的。”

剖析郭敬明的文章连篇累牍，令你有一种“我早已看穿他”的虚假通透。但你总会发现，其实你根本看不清他，那个在完美逻辑闭环下的、无懈可击的、既臣服又高傲的、既戒备又真诚的、狡诈的王。

你只能看到他带着美瞳的黑眼睛闪着泪光，像一汪深不可测的潭。

王の永恒之谜

自出道以来，无数记者都想用长枪短炮威逼王吐露王国真正的秘密，但他只是狡黠地编织了一道又一道罗生门。

他的话往往自相矛盾。

在鲁豫的采访中，王洋洋得意地展示自己的残酷：“我特别能把一件事情说得让人家心里特难受”。

但在与易立竞的对谈中，王却突然变得温柔：“我如果伤害一个人，哪怕伤害到一个小动物，我自己都会很难受。别人伤害我无所谓，但是如果我对别人造成了伤害，我可能比他还要不舒服。”

你不知道王对待下属究竟如何，只看到在他说“我是一个善良的人”时，易立竞和他都笑了。

时过境迁，王的说辞也不断更迭。

2005年的《文化访谈录》上，王在马东的紧逼之下一度崩溃，甚至需要去洗手间梳理心情。马东就像进犯的匈奴一般恶狠狠地地质问王：“一个人的文风怎么会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有那么大的变化？”王泪眼朦胧地求饶：“我之前编导和我说好了，关于抄袭这个案子一句话也不会谈.....如果你事先告诉我，我可能就会准备下来怎么回答你。”

2013年的《锵锵三人行》，窦文涛再问王：“关于你的抄袭，有两派意见，你自己怎么看？”那时王已经镇定自若：“我会用十年、二十年证明，我有没有才华，是不是侥幸。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看法，我用时间去证明。”

而2020年的最后一天，王终于向庄羽道歉时，用青春疼痛的话语描述“抄袭”：“对我来说，它像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，我不敢撕开，更不敢面对。”

你不知道抄袭这件事对王来说意味着什么、究竟有多大影响，只看到他回复庄羽成立反剽窃基金的声明时，忘了删除那个引号。

王最爱与媒体说的话题，是上海如何狠狠地伤害了他。包括但不限于：“刚上大学的时候看到同学人手一部最新的游戏机，我就知道这座城市不属于我”、“在地铁站母亲因为不会刷地铁卡被上海人叫作‘乡巴佬’”、“发布《幻城》的时候工作人员不屑的眼神让他可以记一辈子。”

马东在《文化访谈录》上的诘问，在王对记者的描述中变成了另一个故事。他说自己应邀录制央视的节目，采访提纲上是谈中国传统文化。王很重视央视，为此做了很多准备，但去了之后，发现整场都是关于“抄袭”的话题。

“他们的问题非常尖锐，就是摆明要看你崩溃的样子。我没见过这阵势，都快哭了。”

王总是一遍遍地重复着这几件前尘旧事，以至于你难以分辨这段被驱逐的少年岁月，是让王国拔地而起的恨意地基，亦或是，王在向你展示他最不以为然的几道伤疤。

这只是王身上的又一个谜。

我们只能追溯到王还没有成为王的时代，循着王无意隐匿的线索，试图倾听王真实声音所留下的回响。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，还未加冕的少年在听到老师讲授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时，深黑的眸子，不动声色地闪了一下。

自贡九中的生物老师殷道谦无法忘记那一天，他回头，看到少年的目光像刚开刃的古代兵器，放射出封存千年的瑟瑟寒意。少年站在那里，如斯平静。

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，老师，我觉得人类社会也该这样。”

参考文献：

《郭敬明：用金钱，向世界开炮》——最人物

《明利场》——人物杂志

《郭敬明，不为所动》——南方周末

《当郭敬明还是作家时，曾经的小城青年如何想象大上海？》——界面文化

图片来源网络

